

第八届世界连珠团体锦标赛回顾

李一 四段 2010年5月18日星期二

这个世界没有奇迹，只有必然、偶然和人们所做的事情。

——题记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此番出征，终于为中国第一次夺得了世团赛的冠军。于此回首，感慨颇多。

2008年夏天，我第一次接触山口规则，为了备战山口规则的花月战，写成了一篇《山口规则花月局简析》，尽管比赛最终没有去成，但却是我第一次对山口规则进行系统的分析，也是国内比较早的一篇对山口规则进行理论分析的文章，这篇文章至今还是我空间中浏览数最多的文章。时光飞逝，2009年夏天，我赴上海参加“第六届‘经纬杯’上海连珠名人邀请赛”，那也是第一次参加规格较高的山口规则比赛，那时形成的行棋思路在接下来的一年中都不断指引我继续前进，如果没有这次比赛的经验积累，恐怕我也就不可能有实力出现在世界大赛的赛场上。今年三月，国内正式举办了山口规则下的世团赛选拔，我以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并开始备战世团赛。

在赛前的准备中，我并不抱太大希望，毕竟在国内依然使用RIF规则的情况下，可供练习的机会较少，只能倍加珍惜每周末的练习时间，平常多去俄罗斯慢棋网研究棋谱，在QQ上有机会的话主动使用较弱打点来下棋。虽然经过了选拔赛，但明确表示可以参与比赛的棋手也只有我、曹冬、奚振扬三位，殷立成也是后来才加入的。前两届比赛中，中国队派出了曹冬、吴镒、朱建峰、陈伟、吴昊、葛凌峰等高手，但最好成绩也只取得第三名，此次出征，我一心想坐镇一台，希望能够更多地接触世界级高手。在准备期间，爱五子棋网的“淡红的山口”版块(<http://www.iwzq.com/ShowForum.asp?ForumID=107>)给了我相当大的帮助，在此我必须表示感谢。

整个比赛期间也曾遇到一些小麻烦，但我们四个人还是团结一心共同克服了。作为比赛型的选手，我成功地将赛前及比赛期间的准备工作、临场的策略选择和计算发挥到了我所能达到的最高水平，最终以7胜1和2负的成绩和Tunnet

Taimla 并列最佳一台，实在感到非常荣幸。我输的两盘是对阵 Sushkov Vladimir 和中村茂（有趣的是，他们二位恰恰是我最欣赏的欧洲棋手和亚洲棋手）的对局，就好像我在国内选拔赛中和黄金贤、曹冬战和——如同我经常所说的那样，我在比赛期间的发挥非常稳定，很难意外败给对局时的实力状态不如我的棋手，如果对手取胜，一定是因为他/她的实力确实比我强，而与其他意外因素无关。一盘和棋则是在第五轮对阵 Tunnet，当时局面双方都还有很多机会，但又都有所顾忌，而且恐怕还要在决赛继续对阵，因此都有所隐藏。幸运地是，我在决赛阶段战胜了 Tunnet，那也是我在整个比赛中下得最好的一盘棋，此外对阵河村典彦的对局也比较精彩。总之，能和世界级选手过招，实在是令我难以忘记。

我不得不继续提到我的下棋风格。随着对局面的理解和控制能力越来越高，我也离以前的防守反击类型越来越远，行棋风格也（像许多欧洲棋手那样）越来越尖锐，我喜欢取得优势局面并连续向对手施压，逐渐扩大优势直至胜利，而不是通过防守来等待对方犯错，更何况对阵世界级选手时这种策略带有极大的风险。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我在加强棋感和攻击力的同时，逐渐丧失了我以前对于防守的敏感以及在劣势局面下顽强抵抗的精神，因为当我看到局面劣势的时候，会不自觉地构造对手的各种强力进攻，以至于难以选择合适的防守，这令我痛苦不已，和 Sushkov 及中村茂的对局中，我都是在开局就陷入或多或少的被动，并且完全不知道应当如何抵抗，希望在这次比赛之后我能够认真自我反省，像曹冬等棋手学习，争取对此加以改善。

本次比赛之后，我可能会达到十几名的国际排名，确实令人高兴。Tunnet 两胜中村茂，大赚等级分，我想这主要是因为 Tunnet 积极主动的进攻风格碰上了中村茂的防守风格，但双方差距之小以至于 Tunnet 可以慢慢积累优势拓展机会，又不至于一下子取得机会而在复杂的进攻中犯下错误，在不断的试探中，防守一方的棋手由于持续受到压迫，很容易不自觉地出现漏洞，这就给进攻方以机会。而在我和 Tunnet 的对局中（特别是第八轮的对局），双方都抓住一切机会将局面变得复杂激烈，此时无论取胜或失败，都是一盘酣畅淋漓回味无穷的对局。因此，我将 Tunnet 作为本次比赛我遇到的最好的对手，并赠送了一把“棋逢对手”的扇子。

4月29日

一大早就从家出发直奔机场，本来以为我到得比较早，没想到其他人更早，再加上出关等手续异常顺利，我们只能在登机前1个小时就坐到了登机口外。本次比赛，曹冬忘了穿西装，忘了带棋谱，最后办理托运的时候还忘了把棋具拿出来，导致我们一路无聊到日本，还好一切顺利，接机的时候见到了石谷信一先生，还有一位翻译（中国人），这令我们在接下来的几天中顺利不少。之后我们直奔比赛地点，并与奚振扬汇合。

晚饭之后，我们整理好了各自行李，我、曹冬、殷立成住一间房，奚振扬住一间房，研究棋主要在我们房中，上网联络之类的事情则在奚振扬房中。由于开幕式之前要确定台次排列，我们又交流了一下想法，基本的原则是把我和曹冬分配在前两台，殷立成和奚振扬分配在后两台，考虑到奚振扬在四台更有可能拿分，因此把殷立成分配在了三台，我再次明确表示希望打一台，但是曹冬本人和作为队长的殷立成一直不表态……填写台次表之前，曹冬还是一度想把自己填到一台去，我只好继续提出抗议，后来曹冬也没坚持下来，于是就把我放到了一台的位置。事实证明，这个排列方式还是比较成功的，我和曹冬分别以7.5分（与Tunnet并列）和8.5分（7胜3和不败）获得最佳台次，殷立成和奚振扬则均以6分的高分一并帮助中国队取得了冠军。

开幕式上我见到了许多重量级的棋手，但最令我们吃惊的还是日本队将中村茂先生放在了一台，而现任名人长谷川一人先生则坐镇二台，毕竟在一般的认识中，日本的传统作风应该会把现任名人放在第一台的，结果曹冬在选择二台的同时还丧失了向中村茂再次挑战的机会。而对于我来说，面对诸多强手，既是一种压力，也是一种挑战，

开幕式上，一向运气不好的我终于为中国队抽到了一张上上签：7轮预赛既能有一个平稳的开始，又能有一个轻松的结尾，可以为决赛做好充分的准备。

开幕式结束后，我很快进入了比赛状态，明天第一轮一定要开个好头。虽然乌克兰-阿塞拜疆的联队实力可能不强，但毕竟是世界大赛，不可轻敌，况且我在第一轮总有状态不佳的情况出现。同样是为了尽快进入比赛状态并保持稳定，我直接选择了疏星作为第一局的开局，毕竟疏星1打无论执黑执白我都知道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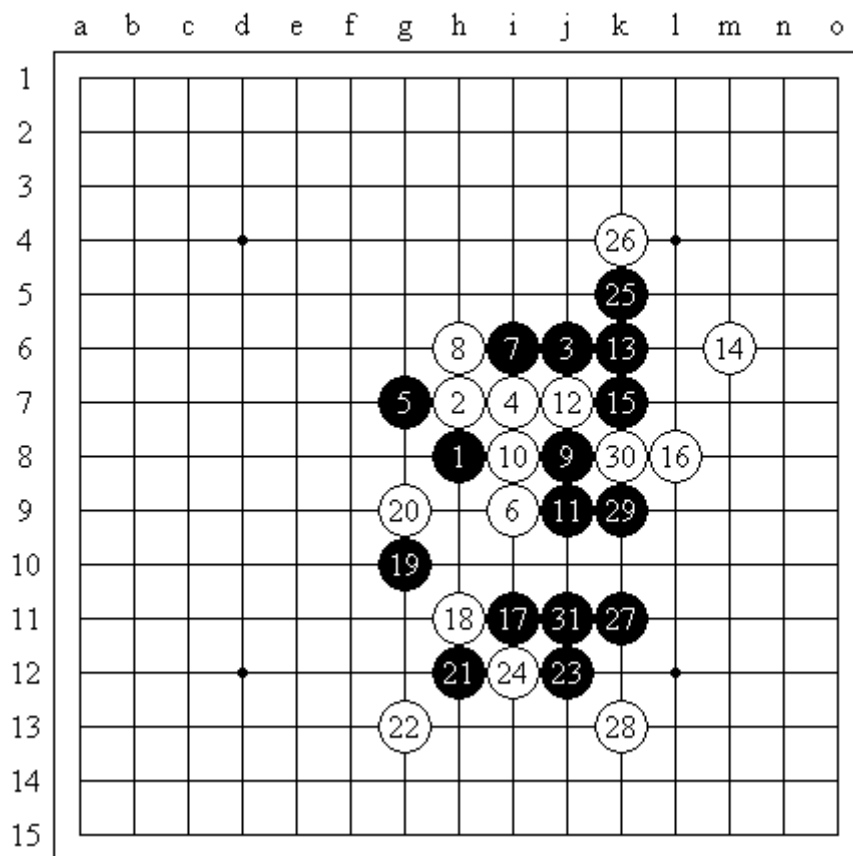
应付，因此还是很轻松地休息了。

4月30日

今天是比赛日的第一天，有第一轮和第二轮（预赛第一轮和第二轮）共两轮对局，上午对阵乌克兰-阿塞拜疆联队的 Piddubnyy Kostyantyn，下午对阵日本 2 队的大角有希。第一轮是疏星局无需更多准备，第二轮是对手开局，也无需更多准备——其实日本两支队伍的棋手从面相就可以看出都是很正派的棋手，很难出奇制胜，只需拿出真实实力力战即可。大角有希在去年的上海名人战中就和我对局过（当时翻译的名字是贺茂雪），那时他错失一盘好局，今次再遇，想必他也会努力战胜我。

早饭的感觉不错，可以提供不错的热量储备，按照我自己的习惯还准备了一些饮料和巧克力。住宿房间和赛场只有不到 10 分钟的路程，比赛环境也很好，这令我拥有了十分良好的状态。第一轮比赛开始前，我的对手送给我一枚列宁诞辰 100 周年的纪念章和一枚乌克兰硬币。

第八届世界连珠团体锦标赛第一轮-预赛第一轮，2010年4月30日，日本东京，疏星局（不换），5A=（无），中国队-李一（黑，72min）胜乌克兰-阿塞拜疆联队-Piddubnyy Kostyantyn（白，70min）



按照原定计划，我选择了疏星1打，对手没有交换，实战的8是国内普遍认为强于8-g6的手段，不知道国外对此看法如何。但后面几轮的对局显示，乌克兰-阿塞拜疆联队似乎也只是对疏星局面比较熟悉。10稍显死板，一般而言10-11或10-30都是不错的想法。13后局面基本定型，我也开始变得比较放松，毕竟选择这个变化说明对手的总体实力并不很强。14简单的防守，我考虑了一段时间来构想如何进攻：10-12的活二被限制后，黑棋在下方先动手盖掉眠三，可以取得不错的优势，g5则是常见的做棋形状，同时根据以前的对局经验，盘面左边是主战场，若是考虑联系全盘的杀法，则要将优势汇集在左边然后成杀。这时我考虑了17-i10的变化，但18-18之后，若是黑棋不能在局部成杀，则有可能给白棋带来后盘不错的形势。为了求稳，我决定缓一手试试对手的应对，15是在右边攻防兼备的手段，一方面利用两个活二伺机向左上和下方发展，另一方面这个进攻不会使白棋形成有任何反击，我会根据对手的应对来判断接下来的主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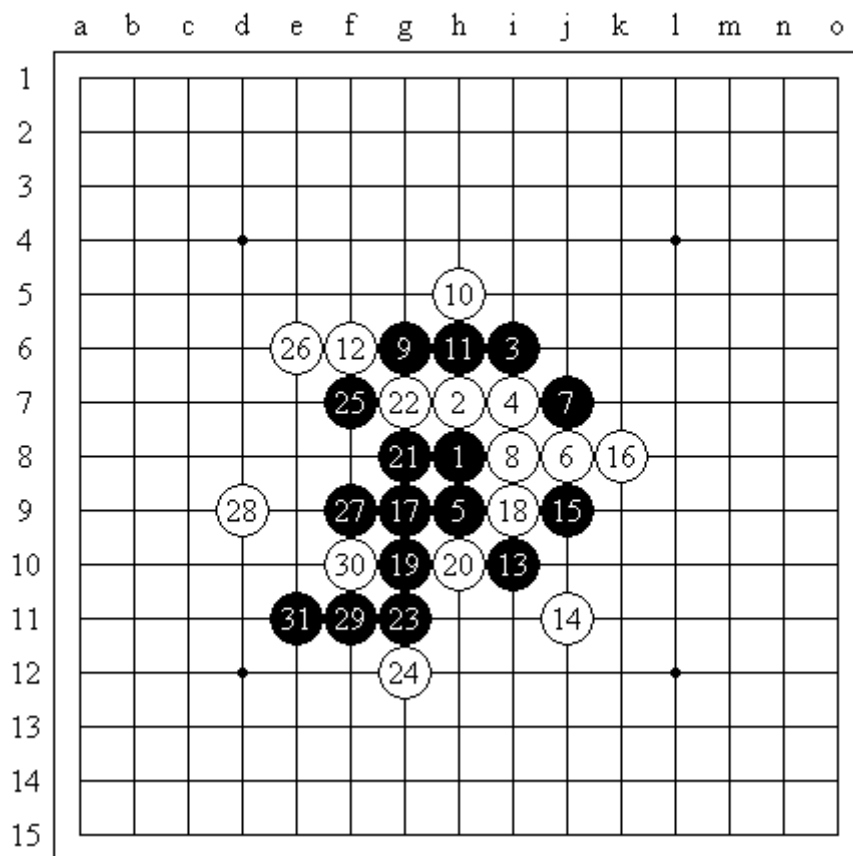
进攻方向。实战中对手防守了我向左上的连接，17 向下做棋则是比较自然的进攻手段，但回到现在来看则稍显浮躁，事实上此时的 g5 依然不失为很好的进攻点，实战 18 之后我意识到如果不慎重进攻，将会面临不利的局面。19 一手耗费了我很长时间，如果直接在下面进攻则有些空虚，毕竟要想办法将 29 或 30 位的跳三进攻点利用起来，由于 16 和 18 的存在已经变得有一定困难，另一方面，如果贸然进攻，白棋在 19 位反击后可能会利用自己的棋形严重破坏黑棋的连接。此时从“敌之要点，我之要点”的思路出发，我自然考虑到 19-19 的手段，起初我认为这手太缓，因为 20-20 是太明显的强防，但当我意识到 21-21 的妙手后改变了想法，实战也如我所料，20 之后我很快自信地落下 21！21 手可以将黑棋的优势向左边过渡，同时如果黑棋占据 22 位，白棋只能毫无反击地填在 j10，此时 22-22 是显然的防守，但又将 23 位一子通三路的好点贡献了出来。实战 23 之后，我开始重新计算白棋的防守手段，但惊讶地发现了一个强防：24-k12！仔细验算之后，我没有找到任何黑棋连续进攻的手段，此时我只能尽量冷静下来，毕竟白棋没有成型的反击，我也不用太过悲观，但幸运地是，我的对手在压力之下没能认真计算防点，实战 24 弱！我再次开始考虑直接做棋的杀法，但我再次发现，最强的进攻点是 27 位，却恰好给 13-15 的活二造成了长连，验算其他进攻点也找不到完全的杀法，无奈之下我实战的 25 选择了活三，即使 26-30，27 也有 g5、i4 等好点可供进攻，同时白棋并无特别顽强的反击，但对手的 26 落子很快，跟防！27 一手瞬间变为极好的位置，简单终结了一下，黑必胜！



除四台直接取胜外，殷立成在三台取胜也并不困难，只有二台曹冬面对美女诱惑，战斗半天才在角落胜出。本轮比赛全取 4 分，情况比较有利。日本 1 队、2 队战平令人吃惊，爱沙尼亚 1 队轻松横扫 2 队，中国台北战平俄罗斯初露锋芒。

午餐比较轻松，中午也有比较充分的休息时间，我也有机会稍微补给一下。紧接着，下午的比赛便开始了。

第八届世界连珠团体锦标赛第二轮-预赛第二轮，2010年4月30日，日本东京，溪月局（交换），5A=f7, f8, g5, g6, i8, j7, 中国队-李一（黑，78min）胜日本2队-大角有希（白，125min）



溪月7打已经基本确认是黑棋不错的形势，大角有希可能也是对这个5的选择有备而来，6-7直接活三也是一种走法，实战的6、7自然，此时考虑过8-16的防守，我一直不太清楚如何应对，但在实战的状态下应该还是可以想出9-11的最强点。实战的8后，我已经看到胜利在向我招手……9、10应该是很自然的攻防，我略一思索，走出了11，12自然，13飞快落下！这一手及以后的发展曾经在爱五子棋网的山口论坛战上出现过，是吴镛唯一输掉的一局，而之后大家都对这手13给出了极高的评价，黑棋在下方展开的形状实在太好，白棋若不能利用反击消磨黑棋的话将处于很危险的境地。虽然我也只是知道这一手（及以后的一路应对），但却很有信心在实战中攻下来，直观上14防点颇多，我也无须深入计算，而是看看别的对局放松一下，毕竟世团赛的用时对于我来说实在是绰绰有余。当然，大角有希也不是等闲之辈，深入计算不久之后，他也明显地意识到这一手的力量，只好在压力之下继续计算，但越算就越给自己施压，最终他耗去

了大半时间，选择了实战 14 的简单防守，此时又将难题留给了我：15-17 是直接进攻的选择，15-15 则是防止白棋的反击，实战时对 15-17 感觉不够自信，15-15 也有很大优势，但在两个直观的强防 16-16 和 16-h11 之间我还没有找到 16-h11 的杀法，不过由于黑棋可以很好地控制局势，因此我考虑了一段时间，算了一些弱防后还是选择了实战 15-15 的手段，15 落下之后，眼中的形状更为清晰，我也终于成功地终结了 16-h11 的防守！此时我只需轻松地等待大角有希的防守，看看是否能出我意料了。可能是由于时间上的压力，对手走了 16-16 这样很普通的防守，以下一路简明必胜，边下边终结，很容易走出了。这也是我第一次超过 3 个小时的对局（虽然我个人的用时并不很长）。



我是最后胜出的一盘，队友们团结协作，已经打下 3:0，大角有希为荣誉而战，可惜还是不能取胜。但参考日本 2 队之后的发挥，只能说他们确实不应该对我们交出白卷，或许是上午对阵日本 1 队消耗太大吧。

晚饭后，我们回房开始准备第二天的对局。轻松的前两轮已经结束，接下来将连续面对三支强队，我也很可能将连续碰到三位世界冠军，并且第二天的两盘棋都是我开局——这确实是极大的考验。我经过整整一晚上的考虑和拆解，参考了前两轮日本 1 队的对局，终于选定金星 3 打作为开局局面，但此时已经没时间再考虑和 Sushkov 的开局了，我只能寄希望于明天中午的对局准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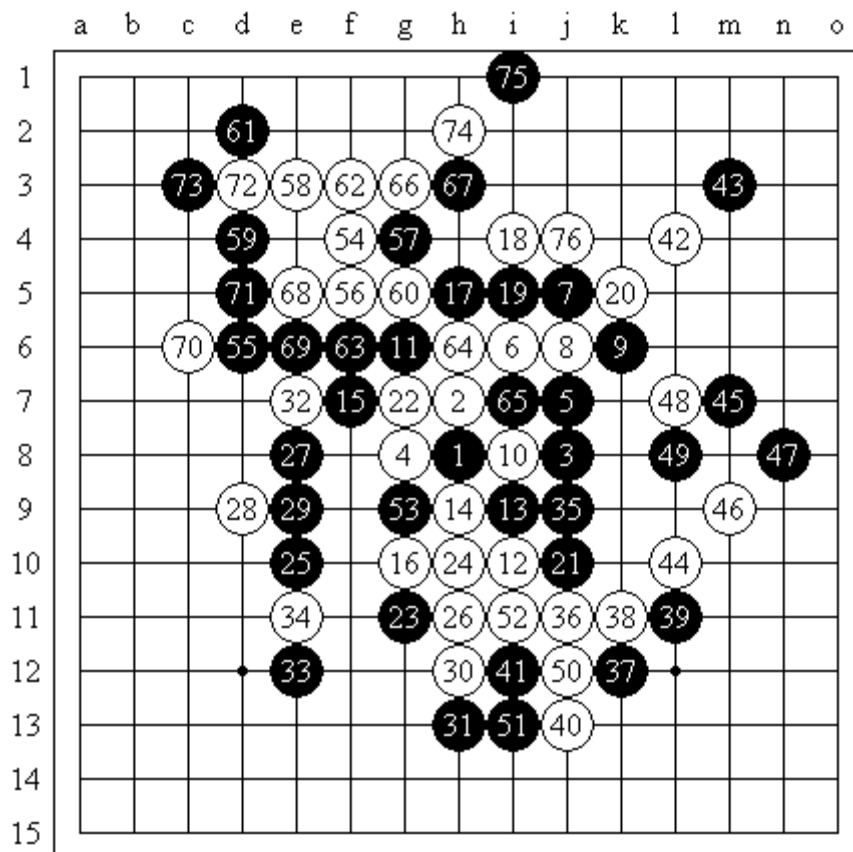
5月1日

今天是比赛日的第二天，有第三轮和第四轮（预赛第三轮和第四轮）共两轮对局，上午可能对阵日本 1 队的中村茂，下午可能对阵俄罗斯队的 Sushkov Vladimir。这两位棋手都曾获得过世界冠军头衔，是强大的对手，但我信心十足。

早饭后我提前来到比赛场地，结果发现日本 1 队 1 台的台签是河村典彦，令我有些意外，但这无关大局。比赛开始前，河村典彦先生解释说中村茂有工作不

能来，向我表示了歉意，或许他也知道很多人都希望与中村茂对局。但于我而言，身为第四届世锦赛冠军的河村典彦同样是值得挑战的对手。

第八届世界连珠团体锦标赛第三轮-预赛第三轮，2010年5月1日，日本东京，金星局（交换），5A=i6, i7, 日本1队-河村典彦（黑，136min）负中国队-李一（白，123m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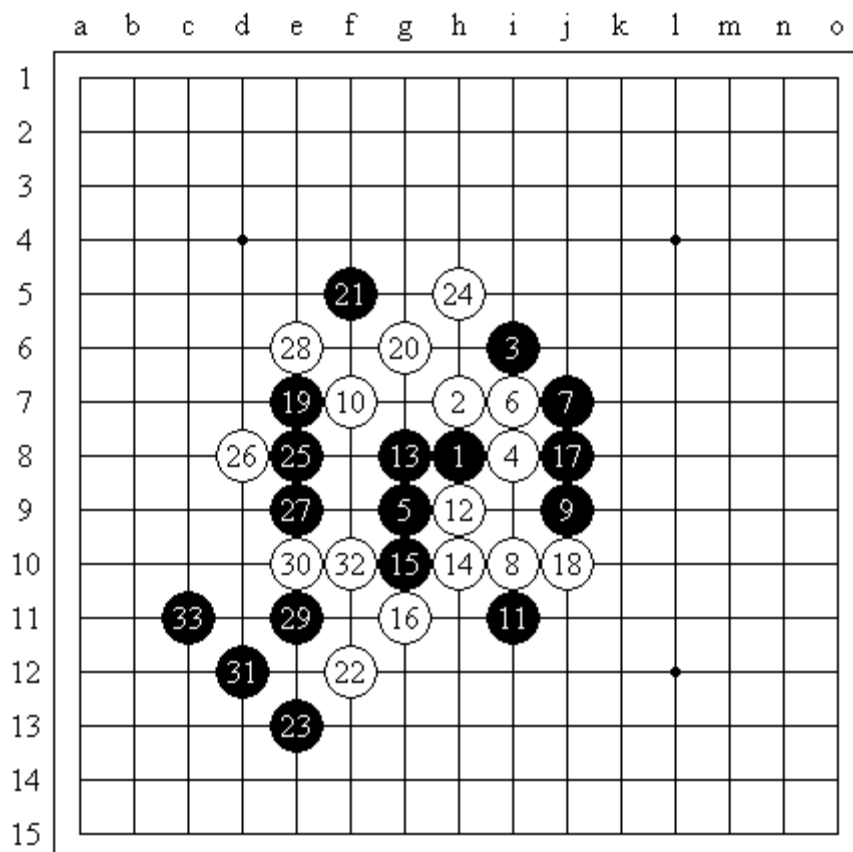
金星三打的局面，我个人觉得执黑执白都差不多，但是其他棋手似乎更倾向于执黑，在最强4的防守下黑棋大概有5个五手打点可供选择，不能必胜的3个点我也都基本了解了防守方式。6-35的变化，7-10不好，但7-6则可以慢慢积累优势。实战考虑了一下，还是按照原定计划选择了6活三的变化，以下至11基本正常。12！其实这一手在去年世锦赛QT上Karlsson对田村的比赛中就出现过了，但俄罗斯慢棋网上相关的研究却比较少，另一方面我也考虑到河村典彦可能接触流行变化较少（从后面的对局来看，事实的确如此），寄希望于他在接下来的应对中出错。16强行构造形状，河村在这一手花费了很长时间，但还是展示了他身为前世界冠军的实力：17、21是两个关键点，河村正确应对，以

下至 32 局面基本定型，虽然对手没有出现任何纰漏，但却被浪费了大量时间。此时预想中的应对是 33-g12，而我在考虑是否应该先在 33 位冲四，但河村此时的交换稍显急躁，33 先占要点！35？38 先逼黑棋应对，40 简明处理，此时只要白棋继续保守行棋，黑棋将没有任何胜机。不过我注意到曹冬在长谷川一人突如其来的变招下陷入苦战，殷立成也形成败势，奚振扬更是只用了 1 个小时就在不熟悉的局面下走丢了唯一防，此时我保守求和只能令中国队雪上加霜，因此只能奋力一搏。尽管如此，我不确定右边的黑棋是否需要补防一手，这令我痛苦万分。最终我决定将决战地点选在最为空旷、最有潜力的左上方，42 试探，若 43 反击，则白棋防于 k9，然后在右上方保留优势，在左上方保留先手，同时消灭右边黑棋的势力。实战中河村的 43 冷静！我在下 44 手时实在承受不了右边黑棋的势力，防守了一步，45 再次消灭我任何可能的上下连接！我几乎感到可能要因为保守而失先了，但也正基于此，河村的 49 显得过于追求连接，我考虑了一下，取得先手后 54 终于可以提前在上方动手，这也将是我最后的机会，如何选择进攻？白棋的势力实在太薄，按传统方式直接进攻必被打断要点，溃不成军，只得避实就虚，但河村的防御依然敏锐。58 并非计算而得，而是“如果不占据这个位置就完全没有机会取胜”。此时我准备了 59 位最后的进攻，但河村的 59-59！这手近乎匪夷所思的防守既显示出他对于形状要点的深刻理解，又给了我创造了直接连接的机会。至 66 手都是近乎唯一的进攻，但此时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其实这里的防点并不重要，关键在于 66 后局部白必胜，但黑棋只要利用右边的连续冲四将白棋剩余的一点连接完全化解，局面就直奔和棋了。可惜在时间的压力下，河村典彦太过注重局部的计算，忽视了全局子力的联系，71 后白棋拿回先手，74 先冲必须，76 双三之后，黑棋连续冲四的防御在中间出现了白棋直接构造的反四，于是丧失了最后反击的机会。在这样一盘历时 259 分钟、超过四个小时的我下棋以来最长时间的对局中，我终于在最后艰难取胜。



曹冬在苦战之后取得反击的机会，但毕竟优势有限，最后无奈做和，其他两台都输掉了对局，本轮 1.5:2.5 小负日本，只能说差强人意。Sushkov 输给大角有希的对局和我花了几乎同样的时间，但我和他也毕竟都是久经赛场的棋手，况且吃完午饭后还有休息时间，因此体力不成问题，但我缺乏足够的开局准备，中午时经过紧张思考依然没能想出好办法。曹冬询问我是否准备使用溪月 7 打，我认为我有信心执白防御，因此也没有多想就如此决定了，殊不知这正是灾难的开始。

第八届世界连珠团体锦标赛第四轮-预赛第四轮，2010 年 5 月 1 日，日本东京，溪月局（交换），5A=f6, g6, j6, j7, j8, j9, 俄罗斯队-Sushkov Vladimir（黑，115min）胜中国队-李一（白，104min）



Sushkov 如我所料地交换了，我错误地认为溪月 7 打在所有白 4 下都具有普适的意义，因此尝试了这个很少走出的 4，七个选点确定之后，我开始逐一排查：5-20 和 5-j6 应该是必胜点，5-9 也是很强的选点，按照我的习惯我直接拔去了这三个选点，接下来，5-7 是经过多次实战检验的黑优局面，5-17 有些陌生，但

似乎是黑棋好，于是我又拔去了两个点，最后剩下的两个点中，5-5 也是见过的黑优选点之一，我力图寻找一些变招，但没有成功，那么最后只剩下一个选点了，这个点的形状比较陌生，但是一眼看去感觉黑棋结构太散，于是我开始寻找白棋较强的应对方式。但经过 30 分钟思考，我惊讶地发现，所有的变化都将演变为黑大优的局面，我一下子感到了自己在开局时的问题，并且已经很难挽回。此时我的唯一想法，就是在已知的劣势局面下选择自己熟悉的套路：白 6 必败！以下的手段都力图将局面导向复杂，但 Sushkov 稳扎稳打。11 似乎有些薄弱，预想 11-12 直接交换应该不错，但我随后发现实战的 11 白棋根本无从防守。12 继续试探，13 稳重，14 不得已只能全面防守，15 自然，16！相较 16-g7 抢回一个极弱的先手，这个 16 反而更好一些。Sushkov 思考了一段时间，17 是必然的一手进攻，19 好棋！此时我还有一点机会直接走出 20-g7 的生硬防守，但从哪个方面来看，让出 1 所在的一条斜线，白棋还能构成不错的反击形状，20-20 都是几乎唯一的和最好的手段。21 自然的一手，无奈之下白棋困兽犹斗，但此时我失去了防守的耐性，简单算了一下黑棋的进攻线路，选择了 22 占据要点，24 直接交换的走法，26 则是计划好的防守，而等待我的是没有想到的进攻手顺和 Sushkov 简明的 VCT。33 后我恍然大悟，这才看出思考的盲点，只好投子认负。



本轮中，曹冬面对未知的局面，细心计算，他的对手则急于进攻最终落败，殷立成的对手应变能力不佳，被殷立成以简明的进攻手段攻陷，奚振扬则在防守成功后稍显急躁，看漏了对手伏下的 VCT，错失好局。不论如何，在我第一次输掉对局时，我的队友依然努力奋斗，以 2:2 的成绩战和俄罗斯，保持了冲四的较好形势。我在感叹现任世界冠军的强大和遗憾的对局同时也只能尽快进入下一轮的准备工作。现在回想起来这盘棋确实不应该如此草草地输掉，事实上 Sushkov 本次比赛的状态并不好，在接下来的三轮中豪取三连败，令人刮目相看。

第二天我将面对爱沙尼亚 1 队的 Tunnet，又是一场硬仗。对手选择开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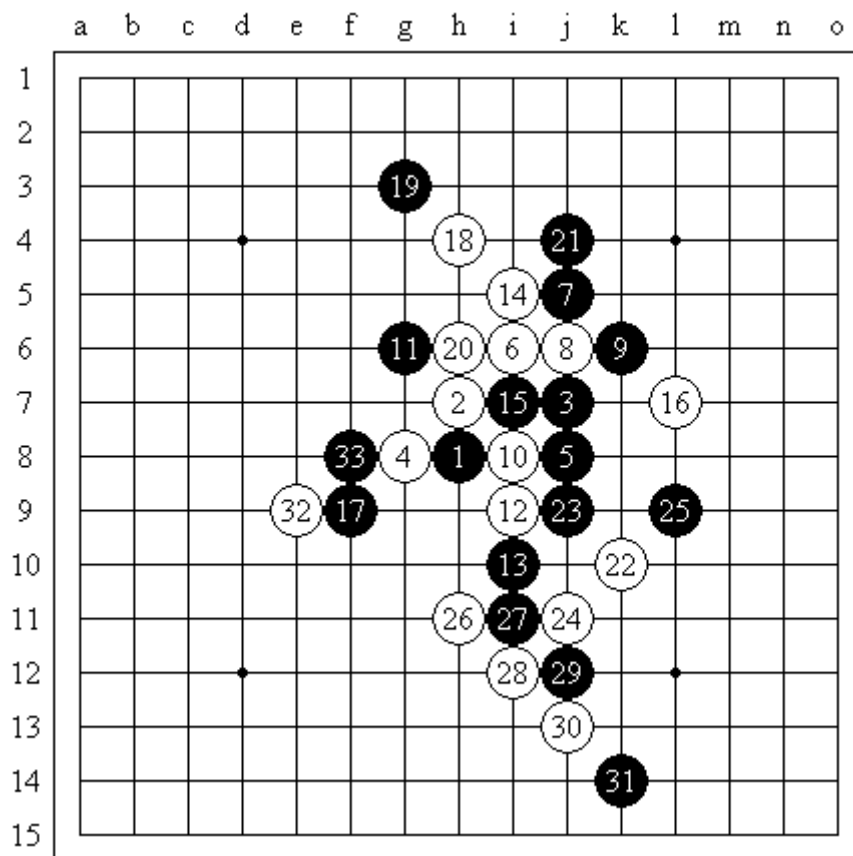
从前几轮来看不太可能出现太危险的局面，因此我也比较轻松，简单准备了一下基本战略就休息了。

5月2日

今天是比赛日的第三天，有第五轮（预赛第五轮）共一轮对局，上午将要对阵爱沙尼亚1队的Tunnet Taimla，他是第八届世锦赛的冠军得主，更重要的是他的棋风积极主动，并且和我差不多的年纪，有足够的精力来奉献一盘优秀的对局。下午没有比赛，是难得的休息时间。

比赛之前，我重新审视了前几轮出现过的重要局面，并分析了对手可能选择的开局。我想至少我在开局阶段不会面临任何危险。我的状态依然上佳，特别是在和一位水平高超的我的同龄人比赛的时候，我想我能发挥得更加出色。

第八届世界连珠团体锦标赛第五轮-预赛第五轮，2010年5月2日，日本东京，残月局（交换），5A=f9, i6, i8, 中国队-李一（黑，92min）和爱沙尼亚1队-Tunnet Taimla（白，112min）



残月局对我来说稍显意外，从前几轮的比赛来看除非 Tunnet 有特别准备，否则并没有特别的必要选择这个局面。我不确定 Tunnet 如果执白的话是否会选择其他白 4，但根据我的经验，无论如何，黑棋此时至少不会在开局时处于劣势，因此我交换了过来，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如果我执白则不太会冒险选择其他白 4 来防守，但我要避免 5-8 的打点——这个选点实在是太平稳了，感觉很难有机会取胜，因此不如将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中。5 还有其他的一些选点，但我给出了这手对河村典彦下过的变化，这是一种暗示：如果 Tunnet 考虑我可能对此有足够充分的准备的话，或许会选择 6-23 来求变，而那正是我所希望的。但实战时 Tunnet 还是直接选择了活三的变化，不同的是 12 更加平稳，13 必然，此时白棋有多种选择，但我基本了解如何应对，毕竟在准备对河村典彦的对局的时候我和曹冬交流了许多相关的分支。14、16 令我有些意外，这是一种极为简单的处理方式，我回想起 14-16, 15-17 的变化与此同型，白棋稍有先手，黑棋占据

外势，感觉是黑有利的局面，因此直接走了 17-17，继续对 Tunnet 进行考验。18 强行进攻，19 的选择重要！实战时考虑到 19-k7，20-20，黑棋在右边没有任何 VCT，总要对白棋进行补防，如果白棋较好地控制局面的话，可以在处理干净上方后回来在下边补一手，而这样的发展线路我并不喜欢，因此选择了更加自然的 19-19 跟防，但现在来看，即使走 19-k7 也会是很有前景的变化。20 暗伏杀机，21 则是稳定的防守，22 选点妙！我意识到无论如何行棋都有 24-24，Tunnet 利用强大的进攻将上方的优势逐渐转化，最终将 17 手建立的外势完全侵吞了，以下我也只能平稳控制。28 之后我一度考虑过 29-f10 强行做棋，但白棋的交换实在太多，这样的走法基本是无效的，在确认优势丧失的情况下，想来想去只有将 17 利用起来，29 位的防守着眼黑棋占据 h10 后白棋必须跟随。而 Tunnet 随后也没有走得太过分，32 缓和一手，以下黑棋如何走？我的本意是利用 33 占据一个先手，同时阻断 32 构成的连接，此时 34-h10 不一定好，黑棋在 k9 还有出其不意的一些进攻。但或许是由于疲劳或比赛压力，或许是由于输给 Sushkov 后缺乏足够的自信，我的脑中产生了一些奇怪的想法，感觉局面正在逐渐失控，虽然进攻点和连接众多，但或许再过 20 手或 30 手就会沧海桑田，我的眼前浮现出了白棋疯狂反击的形势。在落下 33 手的一瞬间，我意识到继续进行这盘棋对我来说将会非常危险，此时我并不在最佳的状态，而且很可能没有能力继续坚持下去，因此我向 Tunnet 提出了和棋。起初 Tunnet 并没有回应我的建议，我想对手可能还要继续寻找机会，我也趁机调整了一下自己的状态并做好了努力战斗的准备，虽然心理上有所起伏，但棋局依然平衡，我会尽力控制局面。出人意料的是，Tunnet 在思考了一段时间后同意了和棋的请求。或许作为一名进攻型棋手，Tunnet 看到了黑棋的优势和先手，觉得白棋并不好走，或许 Tunnet 认为当前的局势对团体比较有利，或许 Tunnet 考虑了接下来还有两轮苦战需要节省体力，即使那是在一天之后。不管怎样，Tunnet 没有看清我提和的真实原因，我也不了解他的想法，现在回想起来，如果我执白的话，也断然不会接



受和棋。或许永远不会有人，包括我们两位，可以解释清楚为何我们选择了和棋，但那确实是一个双方都能够接受的结果，毕竟在决赛中很有可能再次相遇，此时在未知的局面中使出全力对双方都不是好的选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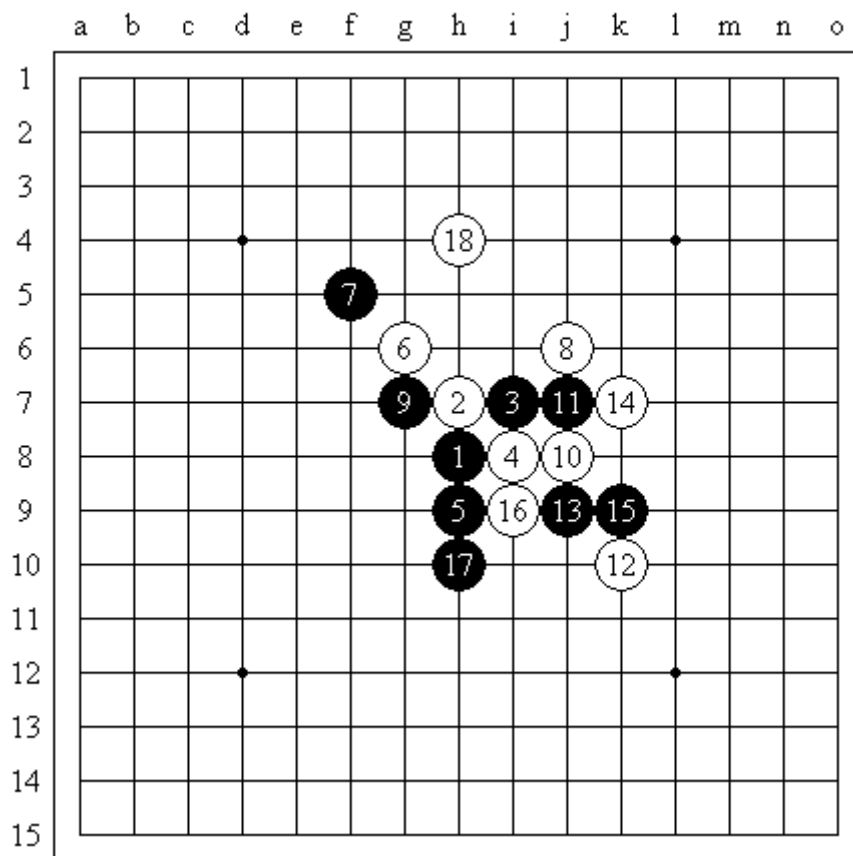
此轮，曹冬在松月三打中苦防成和，Aivo 并没有给他反击的机会；殷立成在开局阶段将自己逼入绝境，可惜没能绝处逢生，Purk 慢慢积累优势最终取胜；奚振扬则抓住了爱沙尼亚 1 队唯一的软肋战胜了 Ants，这样我们以 2:2 战平爱沙尼亚 1 队，得到了一个满意的结果。

不管上午的结果如何，我一向坚持在比赛期间尽可能多地休息。下午曹冬和殷立成准备和翻译一起出去逛逛日本，我自然没有什么心情，按原计划要在房间里好好休息，准备接下来的比赛，但他们无意中提到要去秋叶原（原定就在新宿看看）……作为一名动漫爱好者，我还是临时决定跟着去了。幸运的是，一下午的行程并不十分疲劳。晚上回来后我依然有比较充沛的体力来进行比赛准备。我第二天的对手首先可能是爱沙尼亚 2 队的 Paul Valjataga，下午则对阵中华台北的林书玄。第一盘是我开局，由于对手实力较弱，同时五轮过后中国队形势不错，更应该稳扎稳打进入决赛阶段，故我没有过多考虑就选定了花月 5 打作为开局，毕竟在补充了一些分支后我对这个局面的研究已经比较深入了。第二盘也无须太过担心。总体而言，这天晚上还是比较轻松的。

5 月 3 日

今天是比赛日的第四天，有第六轮和第七轮（预赛第六轮和第七轮）共两轮对局，上午可能对阵爱沙尼亚 2 队的 Paul Valjataga，下午对阵中华台北队的林书玄。我利用早上的时间查阅了 Paul 在之前几轮的对局，但并没有分析出特别有实际意义的结论，虽然对手的实力不强，但我亦不可掉以轻心。

第八届世界连珠团体锦标赛第六轮-预赛第六轮，2010年5月3日，日本东京，花月局（交换），5A=g9, h10, i10, j9, 爱沙尼亚 2 队-Paul Valjataga（黑，69min）负中国队-李一（白，9mi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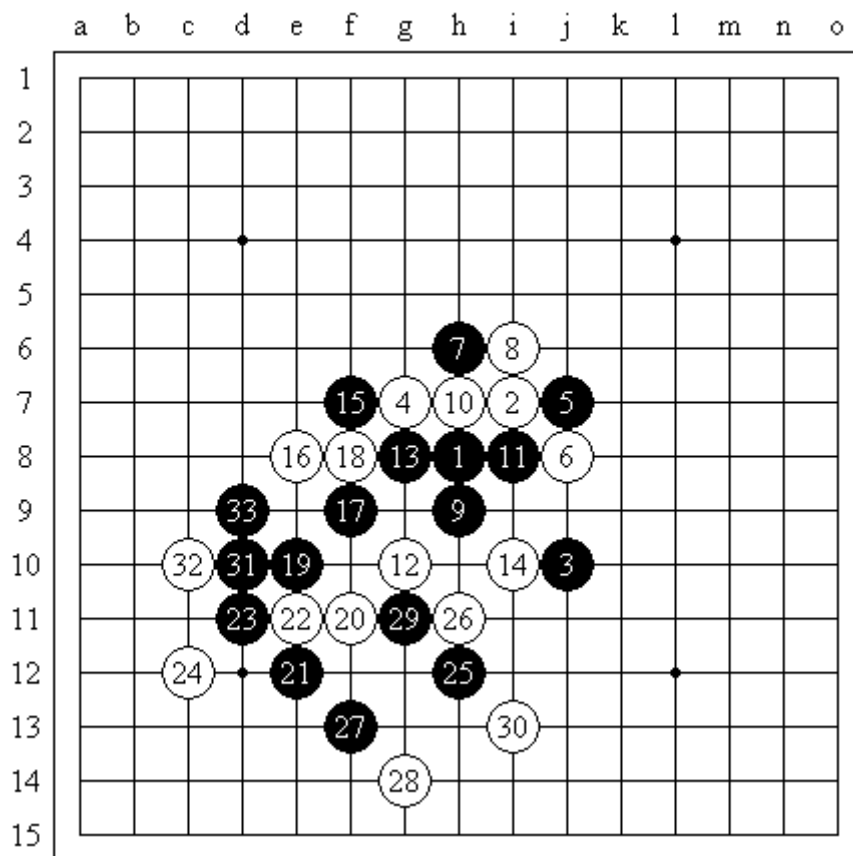
我按计划给出了花月 5 打，对手交换也在意料之中，但却只给出了四个必胜点中的两个，让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剩余的三个点其实是黑白双方都可战的形势，但实战选择的这个点是我对变化和棋形结构最为了解的一个分支，此时执白我还是比较有信心的，特别是当我补充了关于 9-h6 的变化之后。虽然在 8 之后我也确实是这样想的，但 Paul 的 9 完全出乎我的意料，我确实没有见过这个选点。但也就是在这一瞬间，我找到了白棋的攻击线路和黑棋的反击方式，并发现了黑棋形状的缺陷。这里即使选择 10-16 也是白棋相当优势的局，但 10-10 则直接击中了黑棋的要害，白必胜了。我当时认为这一定是在世团赛上下得最短的一盘棋了。



这一轮意外的轻松获胜让我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状态。我有足够的时间补充体力，在赛场中收集更好的变化，并为下午的对局做好准备——尽管是对手选择开局。中国台北队似乎选择了田忌赛马的比赛方式，比较知名的林皇羽、陈科翰分别坐镇四台、三台。但即便如此他们也并不打算放弃前两台，事实上据林皇羽的介绍，他们四人的实力都差不多，但一台林书玄的状态正佳——事实的确如此，在对阵爱沙尼亚 1 队的轮次中，正是林书玄给了强大的 Tunnet 带来了在本次比赛中的第一次失败。但我在那一盘棋中并没有得出太多的参考，感觉上林书玄还是以防守为主的棋手，计算力似乎稍有局限，但对局面的处理方式还是相当得当的。

中午我安心地吃了午饭便准备回房休息了。这时我获得了一个消息：尽管大家都提前有所感觉，但也并不确认的事情——预赛第六轮结束后，排名第四的队伍已经领先排名第五的队伍 4.5 分！前四名已经确定为中国队、爱沙尼亚 1 队、日本 1 队和中华台北队。应该说这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至少可能比一部分人对中国队的期望要更好了，事实上如果只赛七轮的话，我们很有可能直接夺冠！回房后我们商讨了最后一轮的策略，由于赛前获得消息，预赛的成绩不带入决赛，因此我们都认为轻松打好这一轮即可，并且不亮出全部实力也是两队之间最好的选择。原本我还对林书玄的开局选择有些烦恼，一下子也消散无踪了。最后一轮，我甚至没有准备补充体力的巧克力和饮料（这对我来说是非常严重的事件）！

第八届世界连珠团体锦标赛第七轮-预赛第七轮，2010年5月3日，日本东京，流星局(交换)，5A=(无)，中国队-李一(黑，98min)胜中华台北队-林书玄(白，104min)



对手选择了流星局，当然我并不是很在意。一般而言，我还是比较乐于执白的，但这次只是单纯在一盘无关紧要的对局中找找感觉，因此我交换了过来，并且没有选择我自己研究的9-14强变化。14-15也可，这里不冲的话，15-15就比较自然了。当我轻松自然而愉快地走完17之后，我觉得黑棋已经没什么棋了，接下来就是主动防御的时间了，因此我决定稍微放松一下，到处转转。由于台次的安排，中国队的位置背对黑板，因此这也是我在本轮比赛中第一次有机会看看公告。不一会儿，一排英文吸引了我，随后我感到有些奇怪，再之后我整个人都急了——那条公告清楚地写着决赛中同组对手在预赛中的对局分要进行代入！我再三确认后觉得没有理解错误，急忙向裁判长询问了这个问题，之后河村典彦先生对我的解释和我的理解是完全一致的——这意味着我们随意下下的这四盘棋是必须要争取胜利的四盘棋！我首先通知了作为队长的殷立成，然后是奚振扬和曹冬。不一会儿，殷立成确认了问题所在，召集了一些领队和赛事组委会方面共

同进行了短暂的讨论，但最后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竞技体育中常常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如果那对所有人员都是公平的话，就很少会临时进行改动。这个规则已经确定，我们必须在逆境中尽力争取。但最不利的事情已经发生：除了曹冬的简明骗杀取得成功外，奚振扬的局面已经非常复杂，这对他来说并不是好事情，而我和殷立成的局面至少在我看来都不占任何优势。目前我的这个局面根本不是我喜欢和擅长的行棋风格，黑棋的形状实在太死板了，我只能一边计算，一遍拼尽全力稳定自己的情绪，在这盘超过三个小时的对局中，至少有一个小时以上，我的脑海中都在不断萦绕着这个突如其来的事件可能产生的不利影响，这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幸运的是，林书玄的 18、20、22 连续下出缓手，我终于得以重整旗鼓，24 之后局面尚可接受，此时我决定在 25 手强行进攻！26 乍看之下防点颇多，因此我并没有将精力花费在此处的计算上，我将难题留给对手后便尽力平和自己的心态。在两个小时之内，除了曹冬的一局早已必胜之外，殷立成和奚振扬都先后告负，此时我已不容有失。我赶紧让殷立成帮我买了一瓶饮料，逐渐平和之后，我决定在此处抱着必胜的决心来进攻！26 正常，27、29 继续不断地做连接并破坏对手的棋，此时我根本无法认真考虑白棋是否有防。30！林书玄没有考虑太长时间就下出了这个防守，这令我很困惑：是放弃还是因为已经算清楚？虽然从道理上来讲，确实不能让黑棋在 30 位继续拓展优势，但这样的防守也未免太虚。虽然我是这样想的，但在局部的三个活二和一个眠三构成的无数种进攻中，我竟没有找到任何一路可以真正取胜的方式！整整半个多小时，我纠结于此，无法落子，我几乎能感觉到对手的压力在变小，表情也越来越轻松——因为我也曾经经历过这样的局面，我了解如果我在此时崩溃的话，对手巨大的心理优势将淹没整个对局，这意味着我已毫无退路。我还计算了希望通过白棋一些迫不得已的弱防而将优势向右侧空旷地带转移的方式，但交换实在太多，很难计算清楚，这也令我非常疲劳。就在我将要对这手随意的 30 的防守绝望时，我终于站在整个局面的高度看到了 e6 这个最后的连接点。我终于解决了这个难题，那一瞬间



幸福感充满了我的全身。

关于这次的事件，河村典彦先生说是工作上的疏忽并进行了正式道歉，但毕竟结果已经确定。事实上，如果仔细阅读比赛细则，确实有“……依据 RIF 规定……”的字样，而 RIF 在世团赛的比赛规程中也确实明确提到了分数带入的条例，可惜在本次比赛中并没有直接的文件表明这一规定，同时黑板上的各种通知几乎处于一种无人问津的状态，世团赛亦不像国内比赛那样印发详细的秩序册给选手，在一个比赛阶段的最后一轮（通常是关键轮次）之前也没有强调这一规定，这才导致了事件的发生。这一规则本身并无异议，因为我也确实接触过类似的计分方式，只是没有提前通知令人难以接受。当然，我也不能一味地强调组织者的工作失误。回头看看自己，确实是没有详细了解已有的明文规定。更重要的是，很多时候中国棋手都太过“聪明”，想尽办法取得最好的比赛结果，忽视了尊重每一次对局、尊重每一位对手，失去了认真下好每一盘棋的决心，因此会导致这样的后果也算是偶然中的必然吧。即便如此，比赛结果依然是非常重要的，这实在是一个难题。

七轮预赛就这样结束了，最后一盘棋我终于克服阻力扳回一分，这样中国队战平中华台北队。最终，日本队以 7 分带入决赛，爱沙尼亚 1 队 6 分，中国队和中华台北队都是 5.5 分，这 1.5 分/1 分的差距在仅有三轮的决赛中简直是巨大的鸿沟。然而我们不能放弃，比赛还要继续。

三森政男先生和片冈光昭先生在晚饭时宴请了我们，并进行了深入而愉快的交流。现在预赛已经结束，我尽快调整了情绪，洗了个热水澡，重新投入到比赛的准备中来。明天再遇 Tunnet，我开局；在连续取胜四位日本棋手后（去年上海名



人战胜大角有希、饭尾义弘，世团赛上胜大角有希、河村典彦），我想我也终于可能有机会挑战一下中村茂，这盘棋是对手开局。经过这么多轮的比赛，花月 5 打几乎成为了我最擅长的局面，在进行了更加详细的拆解之后我选定了这个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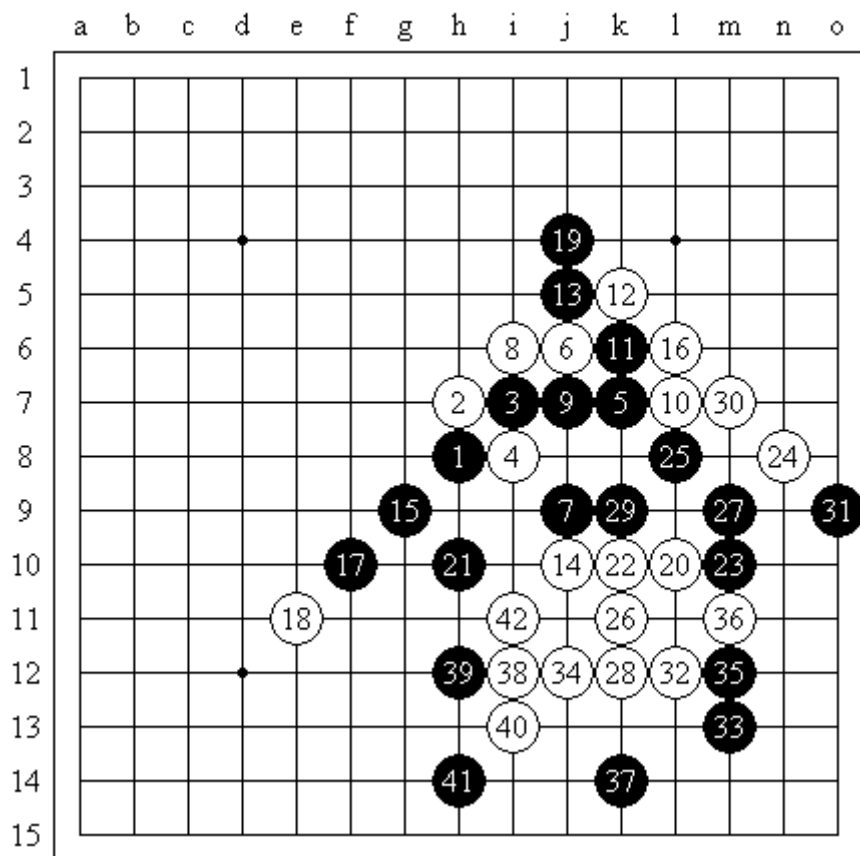
面，而在与中村茂的对局上我也没有什么压力，毕竟很难想象中村茂会对我出招，让我在进入中盘之前即面对失败，因此我依然信心十足。

5月4日

今天是比赛日的第五天，有第八轮和第九轮（决赛第一轮和第二轮）共两轮对局，上午对阵爱沙尼亚1队的Tunnet Taimla，下午可能对阵日本1队的中村茂。当前，中国队以第三名带5.5分的局势进入决赛阶段上半区，不很有利，要想夺冠就必须全面争取胜利，而在同一天连续面对最强的两个队伍绝对是一种不利因素，当然最后一天面对中华台北队也不算轻松，毕竟他们在预赛阶段表现十分出色。

我和Tunnet已经对局过一次了，我相信在第五轮慵懒的和棋之后，现在也是双方把全部本领展示出来的时刻了。在赛前准备中，我通过对局分析已经充分认识到了Tunnet强大的攻击力，这一点在他执黑时表现尤为明显，因此我一度把“让Tunnet执白”作为我选择开局的目标之一，但后来我发现这完全是杞人忧天，毕竟我执白的感觉也很不错，如果我畏惧这些细枝末节，那么将很难战胜一名更为纯粹的棋手。花月5打已经成为我最为擅长的局面，在这个局面下Tunnet甚至有3~4种可能的执黑近于平衡的选择，因此我选定这个局面，相信他也会执黑的，我热切地盼望和他一教高下。对中村茂则是对手开局，我不必太担心，只是希望能有充分的时间来准备，不要像第三轮~第四轮那样遭遇不测。中村茂的棋风很有趣，他比较喜欢执白，但似乎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认为执黑时会更为强大。

第八届世界连珠团体锦标赛第八轮-决赛（上半区）第一轮，2010年5月4日，日本东京，花月局（交换），5A=j6, j8, j9, k9, 爱沙尼亚1队-Tunnet Taimla（黑，124min）负中国队-李一（白，116min）



如我所想，Tunnet 选择了黑棋。6、7 正常，白 8 是分歧的关键，主要有 8-8 和 8-13 两个选点，从前面的对局来看，8-13 的变化对手已经相当熟悉，而 8-8 却很少出现，一是考虑对手会不会在 9 的应对上就出错，二是这样走局面会更加稳定、更有韧性，三是在特定的情况下 8-8 选择更多，甚至可以还原回 8-13 的变化，因此我选择了 8-8 的变化。Tunnet 似乎对此局面不是很熟悉，在 9 的选择上考虑了很久，这为我带来了巨大的时间优势，这里 9-13 或 9-h6 都是白胜，9-10 也可以，但黑棋必须交换掉更多材料，实战 Tunnet 长考之后走的 9-9 是最强！这里 10-g6 不能胜。10-10 或 10-13 都可以，以下还有更多变化，但是 10-13 太激烈，而且我准备贯彻保守一些的风格，少给对手留材料，争取让他不能发挥进攻的优势。因此选择了 10、12 的变化，此时 13 几乎唯一的手段，我想我已经提到过 14 或 j11 点的强攻手段，因此 14 直接防守关键进攻线路！我已经看到了 16 的关键反击点，或许 Tunnet 因此而不敢贸然进攻，但 Tunnet 还是选择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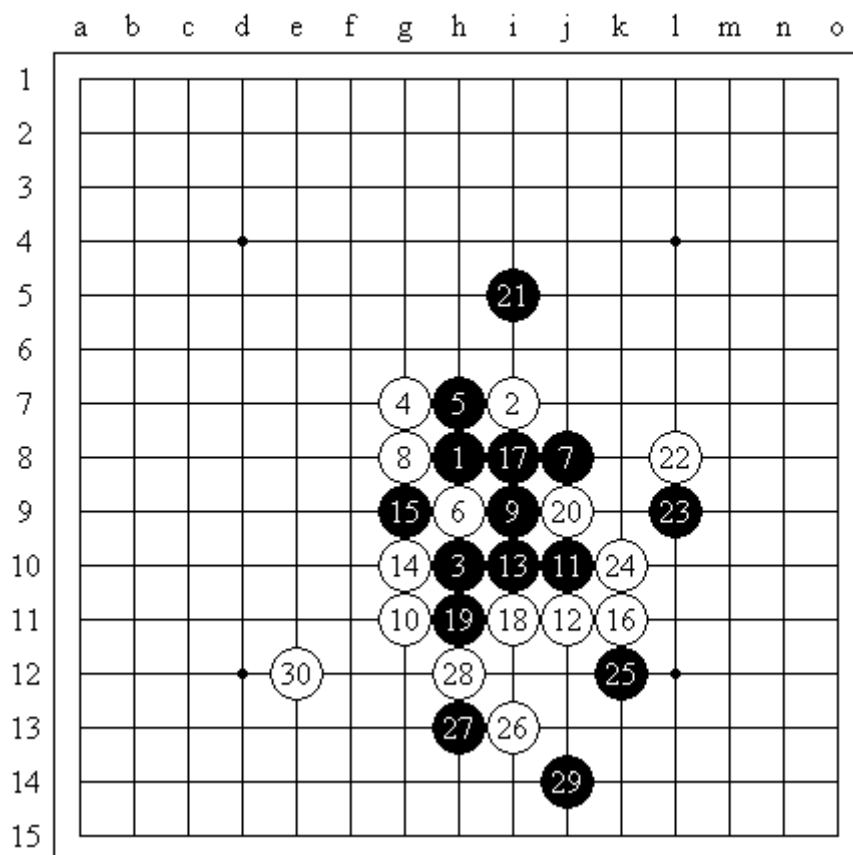
15-15! 此时白棋单防自然可以, 但我也意识到在这样的对局中绝不能放过任何机会, 于是走了 16 的反击。或许他也看到了这个点, 但或许这正是他想要的结果, 对手并没有耗费太多时间, 17 拓展后 19! 这一防守将左右彻底切断, 或许有的人会考虑更为稳妥一点的防御, 但我可以明确地说任何其他防点要么给 20 位更大的优势, 要么给 14 以机会, 要么就不能阻止白棋向上方渗透, 这手 19 实在是精妙的防守! 现在压力完全在我这边, 关键在于能否在右下方一击致胜! 20 是显然的进攻位置, 21-29 是明显的强防, 局面尚未可知, 需要进一步的分析, 但不知出于什么原因, Tunnet 在接下来的若干次防御机会中一直忽略了这一点。21-21! 如果说 19 手是精妙的话, 这个 21 简直就是疯狂了, 我在这里思考了很长时间, 以至于 9 之后造出的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优势完全被扯平了。由于 15-21 活二造出的反击, 为了不让黑棋取得先手, 22-22 应该是必然的铺垫, 24 关键! 实战中的进攻手段相当复杂, 但 29 位仍旧是防守要点。走 24 时我首先想到的是黑棋利用 42 位来直接反击, 但是这样可能是白必胜的, 显然 Tunnet 不会为了一个拿不到的先手而浪费连接的关键形状, 直接从内部破坏白棋当然是第一选择。但 25 不好! 以下黑棋形状有缺陷, 26 强占要点后 27-34 又不成立, Tunnet 应该也意识到黑棋已经行走在了悬崖边缘, 但这种情况对白棋也是巨大的考验, 时间压力对双方也几乎是一致的。29 强做反击, 以下至 36 必然, 37 争先! 这里的每一手都需要严密的计算, 不能有任何失误。最后, 我终于清醒地意识到 i9 是黑棋一切进攻的开始, 也是白棋防御的第一点, 同时还是黑棋最为脆弱的要点, 42 一手活三彻底利用了这个缺陷, 从内部击溃了对手, Tunnet 无奈投子认负。无论从结果还是从过程来看, 这都是我在本次比赛中最完美的一局棋。Tunnet 和我相互展示了激烈而巧妙的进攻、积极而稳固的防守, 这局棋我会终身难忘。

这局棋整整下了 4 个小时, 终于收获了满意的结果。二台曹冬利用 Aivo 比较陌生的一个唯一防引诱对手在局部进攻, 最终防出外势稳稳获胜。三台殷立成错失机会, 最后又在和棋局面下忽略了时间危机, 超时而负, 四台奚振扬与 Ants 不断周旋, 最终成和。本来在决赛第一轮 2.5:1.5 小胜爱沙尼亚是值得高兴的事情, 这也逆转了爱沙尼亚 1 队和中国队的优劣, 但不想日本 1 队后三台横扫中华台北队, 一台中村茂在防守成功后和对手轻松地和棋了, 3.5:0.5 的巨大分差让

我们丧失了对中华台北队搅局的任何指望，并且与日本 1 队的差距进一步加大到了 2.5 分，情况已经越加危险了。此时我们与日本 1 队的一战绝对不容有失。

中午的休息还是比较充分的，我已经做好准备迎接下午的又一场战斗。

第八届世界连珠团体锦标赛第九轮-决赛（上半区）第二轮，2010 年 5 月 4 日，日本东京，明星局（交换），5A=j7, j8，中国队-李一（黑，98min）负日本 1 队-中村茂（白，56min）



这盘棋或许谈不上精彩，因为我对局面的错误判断，失去了展示实力的机会，而这本身也说明了我的实力，包括对局时的意识和心态等问题。我不希望中村茂执黑，更何况如果我执白的话应该只会选择 4-5，而该打点作为经典的古老定式，相信已为日本老一代棋手所熟知，为此我选择了交换。4-4 并不出人意料，如我所想棋局平稳进行至 8 手，关于 8-9 或 8-17 的变化，任何一个合格的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棋手都会知道黑必胜的结论。此时我完全可以走 9-13 控制局面，但我在赛前分析这个局面时常常和我在第二届全团赛第七轮时的对局做对比——9-9, 10-10, 11-11, 12-13，当时我选择了错误的进攻方式，最后被对手执白反

击取胜，此时我花了大概 20 分钟重新计算了这个局面，得出了黑必胜的结论！基于此，我认为至少白棋不可能对黑棋的强硬进攻造成什么致命的伤害，因此我做出了这盘棋的一个不算太好的选择——9-9！中村茂考虑了一下，和我走出了 10、11、12 的应对，13-13 是如此自然的一手，以至于极度懊恼的我在 14-14 之后一度想走 15-16 来挽回我犯下的这个不可弥补的错误。13-16 强，实战错失机会，16 妙手争先！此时 17-19 是更加柔和的选择，但我注意到 18-111, 19-m11, 20-17, 21-j7, 22-20 后白棋构造反四，此时只有 23-24, 25-j12, 16-18, 这一套变化作为黑棋或白棋当然都可以接受，但我不能忍受如此平坦的局势，更重要的是我看到了实战至 20 的变化如此自然，此时黑棋有三个眠三还有上方广阔的进攻空间，这于我而言才是更希望看到的局面，因此我选择了更为直接的 17-17, 至 20 定型后我才发现这几乎直接导致了 my 失败。我耗费了超过半个小时来考虑选择上方无数的进攻点之一来展开我的攻势，但随后我只看到了白棋 22-22 这一手以不变应万变、不动如山的防御！当然我可以考虑 21-22, 23-k7, 之后再行进攻，但黑棋已经耗费的大量材料将使白棋可以轻松防御。当然，我还有 21-111 的选择，以下仍然 22-22, 我几乎看到了黑棋如困笼中，但白棋却生龙活虎，中盘之后白棋可以在棋盘上任何一点四处出棋，其势难挡。复盘时常常有人，包括中村茂本人都询问我是否有更加合理的进攻方式，但我明白这里的结构：22-22 太过关键，以下白棋利用先手轻松消磨黑棋的势力，到最后的 result 都是一样的——白棋在中盘之后四处有棋，这对黑棋来说简直是比速败还要严酷的巨大大折磨。在这样的压力下，我只得铤而走险，21 率先拉出上方的形状。我不指望中村茂的 22 会有失误，只希望如果有机会防御成功的话，21 的位置可以对白棋的进攻造成相当的影响。但中村茂展示了他天才的实力，24 铺垫一手，26、30 直接将我击溃。这进攻不算精妙无双，却相当实用，对于世界级选手而言这进攻实在是不值一提，可我已经看不到任何防点了。对于中村来说即使走出这样强大的进攻，也只是基于他的经验和进攻的感觉，仅仅不到一个小时的用时只能显示出这盘棋对于他来说太过轻松。中村茂用恰当的针对我的开局选择和强大的局势判断赐给了我一场完败。



令我惊喜的是，曹冬顶住压力再次和长谷川一人和棋，而三台、四台则完美发挥一举制胜！我们以 2.5:1.5 战胜了日本 1 队，将分差还原回 1.5 分，控制在有希望夺冠的范围内。在这里我必须感谢我的队友，是他们在我不发挥不好失去分数时奋力拼搏争取分数，使我们队伍整体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出现太大的问题。

中华台北队竟以 0:4 被爱沙尼亚 1 队横扫，再次给对手送了个大礼包，中国队的夺冠之路变得愈发艰难了。此时，中国队 10.5 分，爱沙尼亚 1 队 11.5 分，日本 1 队 12 分，最后一轮的夺冠形势为：

中国队 4 分，爱沙尼亚 1 队 3/2.5/2:2/1.5/1 日本 1 队

中国队 3.5 分，爱沙尼亚 1 队 2.5:1.5 日本 1 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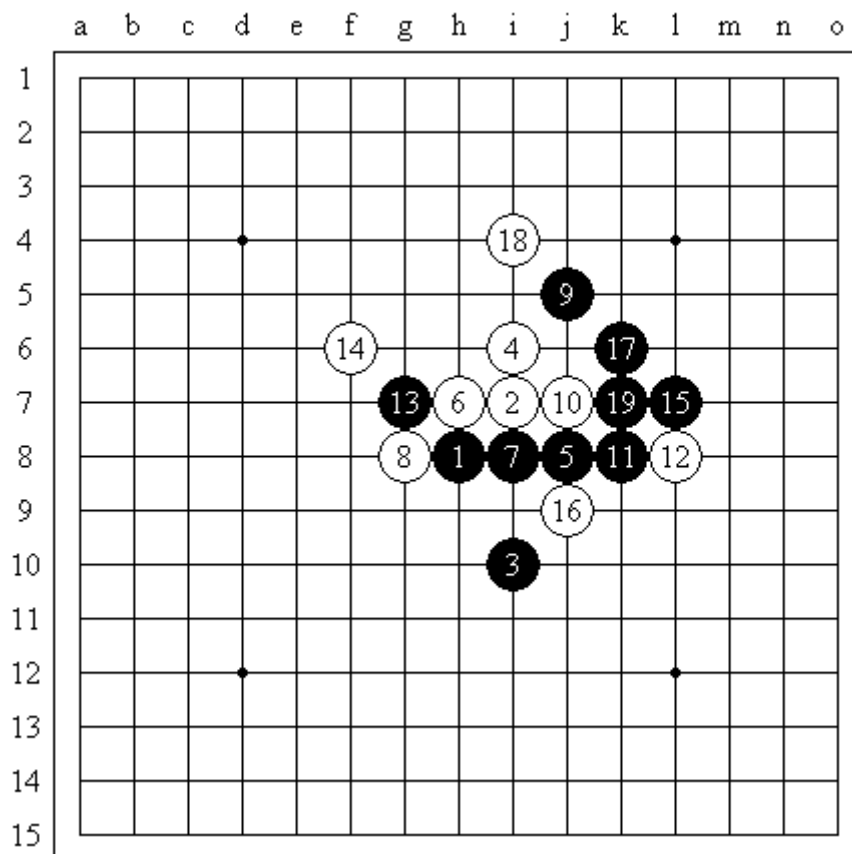
这是仅有的几种夺冠希望，与我们而言，不用说，要争取全胜。若是只有 3 分，则会丧失一切希望。

最后一轮我将再次对阵中华队台北的林书玄，对手的风格我也基本确认了：越是复杂的局面似乎越能逼迫他犯错，更不要给他任何稳中求胜的机会。或许，是时候选择一个复杂的冷门开局了。岚月 3 打在之前的比赛中之出现了三次，经过我进一步的分析，认定岚月 4 打同样可行，在准备了各种局面的应对之后，我确定了这个开局。而明天的赛场究竟会发生怎样的事情，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5 月 5 日

早上起来，我再次确认了岚月四打的可行性，又补充了一些变化。现在，最后一轮终于要到来了，我做好了一切的准备。

第八届世界连珠团体锦标赛第十轮-决赛（上半区）第三轮，2010年5月5日，日本东京，岚月局（不换），5A=g7, h9, i5, 中国队-李一（黑，6min）胜中华台北队-林书玄（白，12min）



对手大概没有信心在任何白4下都选出四个打点，于是自己立二以求稳妥。5-h10 通瑞星，5-8 白棋只要序盘应对无误，则中盘可将黑棋包围，5-i5 似乎是很不错的选点。实战的5 双方可以简明交换，在之前的轮次中也出现过相同的变化，13 之后黑稍好，白棋理当在右边先处理，然后耐心防守，这样还有相当的机会。但实战的14 出人意料！我当时的第一感觉是利用右边的优势逐渐过渡，局面肯定还可以控制，但我随即发现了黑棋简明的VCT，此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三确认后我认为继续拖延时间已经毫无意义，不如先得一胜为队友加油，因此立刻开始进攻。对手似乎也没做什么抵抗就认输了。我真的很难想象我在世团赛上的最后一盘棋在不到20分钟的时间内快速结束。

我的对局结束了，但比赛还在继续。曹冬面对对手不佳的打点，胜势已出。殷立成则抓住对手一次无意的失先开始大规模反攻。唯有奚振扬的局面纠缠不

清。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曹冬轻松取胜，殷立成在进攻失败之后竟被对手送了一个明显的 VCF，奚振扬最终同对手握手言和，此时中国队已进入前二，创造了历史最佳成绩。但由于失去了可惜的半分，中国队仅保留唯一的取胜结果：爱沙尼亚 1 队 2.5:1.5 日本 1 队。在我看来，爱沙尼亚 1 队的实力稍强于日本 1 队，这个分数其实相当有可能出现，因此并没有显得很沮丧，而日本 1 队和爱沙尼亚 1 队的比赛连一盘都没有结束。

不一会儿，Ants 在山口的防守局面中杀出重围，率先为爱沙尼亚 1 队取得一分，形势似乎在向有利于我们的方向发展。其他几盘中，Tunnet 和中村茂势均力敌，基本会和棋，Purk 已经向冈部宽大举进攻，曹冬说 Purk 已经 VCT 了，我没有仔细确认，另外考虑到长谷川一人和 Aivo 双方的棋风，很可能以和棋结束——由于他们与 Tunnet、中村茂的对局在序盘完全一致，因此已经被拆台，我们无法获得确切的信息。这样的话则爱沙尼亚 1 队将在最终轮以 3:1 的比分战胜对手，并蝉联冠军！这时我才感到一丝苦闷。两队都下得谨小慎微，我们也都觉得再等下去毫无意义，不如出去放松一下吃个午饭，毕竟我们已经再也不需要为下一轮对局做准备了。

午饭归来，我们还在讨论两队到底可能有何种比分，我和奚振扬都预测是 2.5:1.5 来帮助我们夺冠，只有曹冬说是 3:1 的情况。到达比赛地点，Aivo 和长谷川一人单独的对局室已经打开，看样子所有结果都清楚了——我的心情非常紧张，是否会有奇迹般的比分出现？我注意到在场的两队棋手——Aivo、Ants、长谷川一人的表情都很平静，Ants 用英文说我们（中国队和爱沙尼亚队）的比分相同，但是团体分中国队高半分……！是的！我明白了比分结果正是 2.5:1.5！中国队获得了冠军！完美的结果！但其他三人没有听懂 Ants 的意思，只是些许预感到这一事件，我也只能尽力保持冷静，然后询问是否 Aivo 输掉了对局，但 Aivo 说是和棋，令我吃惊的是，中村茂在无止境的防守中终于出现了漏洞，被 Tunnet 在局部取胜，而 Purk 的强大攻势不过是一场泡影，冈部宽用精确的防守反击取胜！当我们最终确认结果时，队员们激动地抱在了一起！奚振扬赶紧回到宿舍向国内第一时间发去了消息！这就是所谓的奇迹吗？现在回想起来，我只想引用一句话：“这个世界没有奇迹，只有必然、偶然和人们所做的事情。”许多队伍都来向我们表示了祝贺，回到宿舍后网上来自国内的赞美声也不绝于耳。自

中国队在 1996 年第一届世界连珠团体锦标赛参赛以来，已经过去了 14 年，多少前辈在这上付出了心血，今天，终于由我们四人夺得了团体冠军，实现了几代人的愿望，翻开了中国五子棋历史在世界格局中的全新一页！

本次比赛，我执黑 6 局 4 胜 1 和 1 负 4.5 分，执白 4 局 3 胜 1 负 3 分，看起来这是一个好现象，我的进攻和防守已经愈发均衡。但缺点依然在于有时太依赖棋感，而不是计算力。论定式或变化储备我尚且还有许多不足，整个十轮比赛，我几乎没有一次做过十步以上的计算，这是相当危险的现象，必须加以克服，才能使自己的实力更加完善吧。

下午的休息是轻松而愉快的。这几天的对局中，尽管我输给了 Sushkov 和中村茂，但我并不认为我展示了全部的实力才败下阵来；相对地，Tunnet Taimla 却给我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的行棋风格十分积极，并且他和我年龄相仿，与我的对局也相当精彩，因此我认为他才是本次比赛我真正的对手。很快就到了闭幕式的时间，令我欣喜的是，在与 Tunnet 同分之后我一度以为我的小分较低无法拿下最佳一台，但后来还是与其并列为最佳一台，据说这种情况在之前的世团赛上都从未有过。我和 Tunnet 在预赛中均取得 5.5 分，在决赛中均取得 2 分，总分均为 7.5 分，出场数（预赛 7 局、决赛 3 局，共 10 局全部出场）也都相同，论及直胜则是我以 1.5:0.5 稍微占优，在黑板上公示的最佳一台排序上和官方公布的详细名单中我也是第一名。事实上，曹冬（7 胜 3 和 8.5 分，当之无愧的最佳二台）、我和 Tunnet 恰恰是整个比赛中得分最高的三位选手。于我个人而言，也算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了。闭幕式上，我代表中国队领取了冠军（我一度想让殷立成老师来领取，但组委会要求“领队”（“team leader”）来领取，而他们认为一台就是领队）。问及我们为什么能取得冠军时，我真诚地表示是队友间的团结协作，当我发挥不佳时他们可以奋力争取分数，事实也的确如此。之后我们与许多棋手和工作人员都进行了合影。最后，我将提前准备好的礼品——一把我自己写的“棋逢对手”的扇子送给了 Tunnet Taimla，并表示非常期待和他再次对局。

愉快的晚宴开始了，席间我向仅有的两位战胜我的棋手——Sushkov 和中村茂敬了酒，并进行了愉快的交谈。兴起之处，还高歌一曲《精忠报国》聊以自慰。组委会宣布下届世锦赛的举办地点在瑞典（并不确定，似乎日本也有此意向），而世团赛的举办地则在中国。其实申办世团赛的事情是早就定下来的，但确实没

有人能想到中国队可以夺得冠军。这样在 2012 年，中国队有可能再现俄罗斯在第五届世团赛上一个国家独占三队的辉煌！赠送礼物的环节，我又代表 RIFCHINA 向日本连珠社赠送了扇子，并和三森政男先生进行了合影。最后，全体棋手的合影，中国队作为冠军有幸坐在最前排，我想那时我们的笑容一定是最为灿烂的。

安静的夜晚，我们终于可以怀着胜利的喜悦安心入眠。



5 月 6 日

这是全新的一天。

收拾完东西后，我们向组委会的相关人员进行了简单的告别，便踏上了返回的旅程。这一周以来实在是辛苦翻译给我们提供了这么多的帮助。到达机场后，我们和奚振扬分别。行程一切顺利，晚上七点多，我们准时到达了首都国际机场。出人意料的是我们取得世界冠军的消息已经传了不少人。我的母亲也来接机了，她在我刚刚下飞机后就打来了电话并向我表示了祝贺。来到大厅，已经有很多棋友聚集在一起等待我们。为我这次比赛全力出资的 RIFCHINA 主席那威先生也来到了现场。简短的寒暄之后，我们一起出发去聚餐，席间我见到了不少五子棋的前辈。后来我因为第二天学校还有课程就提前离开了。回到学校之后，我也与同学们（很多人也知道了这件事情）共同分享了我的喜悦。

美妙的一周，不懈的奋斗。冠军属于我们！中国五子棋万岁！